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十八

元文類卷三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皆將撫抱振迹

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憺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為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正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

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為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歉祿以給士也而以行人為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尚賢為尚予辭無慊不兩得

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卻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

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雷震京師出則羣人争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

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娭者曰俗儒迂闊多室有曰處大
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
峻之隄防風俗為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
曰尚相覲彼儒之所為噫為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
不易立也不效則將狐所望狐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
足恃也扼腕泄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
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
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為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雲南志畧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於海內使

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訟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倖罷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曰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

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嘆也其

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悦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陁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

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為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為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為比我為興

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為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例相從者録之以為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駉乎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為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為句耳虚

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吕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畫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為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畫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户之樞虡之機虗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温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

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為佳書者也從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虧一體而可為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為説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葢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予衷焉

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顧學者推此說以為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駉清介有守於義勇為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　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禀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為文又能脫畧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

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說險澀斷絶起頓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為絶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説無問類不類剿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為事嗚呼此何為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

可收拾也嗚呼為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為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葢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自文自命

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二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

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顧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晦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

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益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

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茍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豕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闒茸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人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

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

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厚也

汪氏勲德録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未忍降其士大

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全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歸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輩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入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邮有制誥世次具譜牒

行事歳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録刻摹以傳於世謚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畧

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巳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巳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於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

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為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葢必天子諸侯之家為然他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婚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

之以采地租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録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葢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葢昔有丁蘭者傷親没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凊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覆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刋鑿木而為之重既

奠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
蓋以栗若堅木為之員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
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窽其兩旁當其
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
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益求之至而議之精
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髪之不似則為
他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為盡善也是
故其將祭也必先齊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耆若將見之

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焫膋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合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王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

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興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

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憕伯氏之孫也

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以啓羣公之

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

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

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穉咸集莫不歆羨而

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

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

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

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謌以為一代之良羙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逺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歳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歳也甲

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李擴序　　虞　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

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
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
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
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
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
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
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
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

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

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藴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脩辭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

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

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
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
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
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
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
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畧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

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
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
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
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為
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為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
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
欺世拒人耳是時僕有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

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名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乜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

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序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序　　虞集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杯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也其生也初未有

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黄老則趨黄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黄老則人材出黄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

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
户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
承之勞益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
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
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
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通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
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
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

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為
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
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
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
者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
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大人縣經術道誼
以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
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

至紛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廵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褻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歴余嘗觀於其材益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為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為國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

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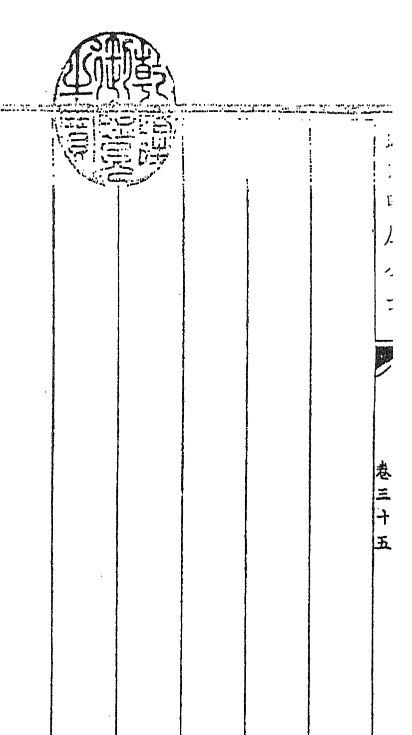
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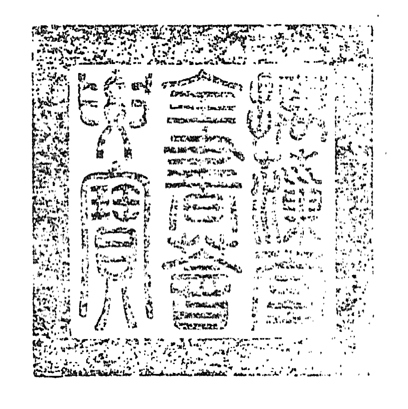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干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葢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之民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

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惓惓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家興王之初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曽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畧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

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甦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説以為序

元文類卷三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十九

元文類卷三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為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藉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

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古九扈氏之政迺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繁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刋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浙江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適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拜

任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曁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賜者制恙與之且勑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為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賛襄而後能樹栽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為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

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壓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廵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為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蠭起邪

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為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為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廵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瓉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

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
彛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修辭精意以致享山川
諸神翕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
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
君所為越於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為能使矣其益慎
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爵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

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
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
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玆糾劾不俾瘝官貽憂
惸獨於是臺臣恊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
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汲引言路其見諸
訓辭者先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内外俾常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

祭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噍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太豔者必不

寶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表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玆又槖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稾序

馬祖常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麗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骫骳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噫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調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制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

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裒然在朝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於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

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裹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貞也時益蹟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閭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閣丹艧

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歟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膴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奚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富珠哩翀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

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惘政蠹臺憲屢言之閔軸大臣恒患之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相攉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别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勑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

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棱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仁廟制制可于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巴延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闕辛巳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為道也動與天準其為法也

桀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為表裏及其至也民恊於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勑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為郡甲於江左宋之南為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峙而為巨鎮匯而為廣淶瑰奇勝絶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妆之以事之殷地之重於今視他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雋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被命往夫杭之土風重文士子兢兢佩服整潔出辭粲然落筆縝然處其上者必鑑别

衡析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
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
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衆
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為是
官者吳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於
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於事功卓
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
以易為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為勸而圖其遠者焉交

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民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趯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

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徃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頑𣴑斂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萬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

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

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澄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

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

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

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

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

已

唐律疏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包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

以寬仁制為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為卷是已令定次三十卷者長孫䜿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删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德踐廸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

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辨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

不可廢法豈能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為覇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内諸學經史板本畧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為正訛緝漏刋之龍興學官以廣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曰諾而行省

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没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就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

所未續者遂携之至於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久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

路庸衆尋常之人亦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子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禄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竒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虚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夫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畧序

歐陽玄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甫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碁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上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録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爵以其事中吏校讐櫛去而尊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

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
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
相耶律楊史之踸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平
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
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康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
他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事内之樞機外之藩翰
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
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

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蕪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衆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

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氐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

為耶不寧唯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

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畧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足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元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守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松以東

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闕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顧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已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

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為内盡於巳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説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别也故盡之對為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静動與物接即有盡巳不盡巳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致忠之時也是

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以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居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録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謬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為說

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鄒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牛羊豕河南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制可此元嘉中事他書考之雄吳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

部車工部帟幄光禄醴齊宣徽充鹿脯修留守烜燎鄉宗正卒徒大興尹粢盛犧牲事眎古加詳禮罷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實與百石史同方是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做辟雍獨罷服無常職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胥監往復諮問凡數年始决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援成均禮罷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

是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豈偶然哉抑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為周周二十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登年孟僖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焉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絶也湯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如今日之世有

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為僖子言者世不以為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宫古今設置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之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者既詳叙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為孔氏後人為當世學禮者簡君顧為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太上皇帝舊勞於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臺理

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衺龎不具知既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為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譔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竢官長至陞堂一揖而退才逾月即受俸以歸為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寮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

吏云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為之長又吏所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予奪可否經歷為之析疑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寮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甞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為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

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玹薦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重遲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脱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駴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玹是行卜之也天歷已巳正月既望翰林修撰謝端叙

太常集禮槀序　　　李好問

太常集禮槀為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革典籍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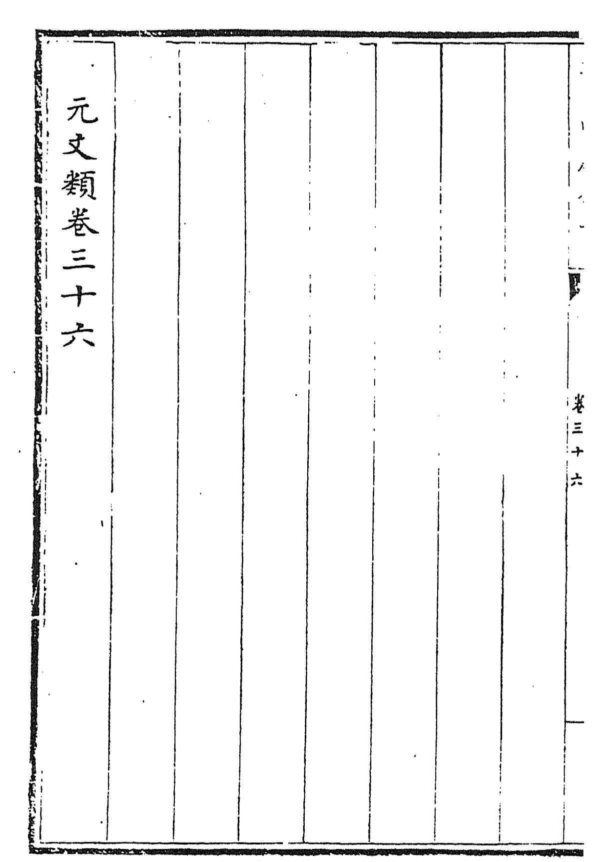
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岀而易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羣祀凡禮樂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縁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革方載文德未遑我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喦世太平之治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覩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自何始

左右對以堯舜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丕謨睿略固已宏遠矣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作述度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成宗皇帝肇立郊丘武宗皇帝躬行裸享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衮冕鹵簿修四時之祀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闕略疾舛頗遺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深慨其故既

而僉太常禮儀院事富珠哩公繼至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苑羅比校訪残脱究訛畧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固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槀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網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裒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槀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

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歷二年秋七月

丙辰翰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元文類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二十

元文類卷三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維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

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盎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

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碨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梖楔楹杙甍桷雜出于揄柳榅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濵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

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

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

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知北還喜

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
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
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則無所
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
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于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
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
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
社法度于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

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來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與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而來洛下于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温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貳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

之所目覩者為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槩家具有圖説自己亥春定課時有畨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内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内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内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

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于牖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

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竇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

即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遲別

三數日復慮也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于治治極而入于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于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于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

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也有人也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横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逹順之多寡乃在吉凶

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

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
將受之實害之萬惟怨察言不能禀禁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久别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
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
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
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于三傳此說固是然盡
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于三傳書義壞于

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于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經夫婦成孝敬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于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之者誤耶

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　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益補金則虛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虛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止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

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脉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于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沉浮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閒服加減枳术丸或有飲閒服局方枳术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

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藴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于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于今恐亦宜

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于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

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

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賛善之命來名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于空齋

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

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思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還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賈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衛

年月日具位銜謹奉書于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茍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于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荊南之制閫總湖北之利權其報效酬勲亦已至矣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己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記外援之

辭聚甲兵于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于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貴代秉軍麾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葢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寛恵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先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

之末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過餽運之師西絶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内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玆者炎火収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銜鳳林之關決擅溪之水開萬山之道塹白銅之堤前茅飲馬于江陵後勁推鋒于樊邑用天下堂堂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

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欵飛聞天闕必有
殊恩豈止轉禍為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
君當常保他人孰能有之如闇于謀慮迷而不復事機
一去雖悔奚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
留意焉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文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乙日後學涿郡盧摯頓
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由諸生承之侍從遂叨

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譾薄無所肖似既眡印首俗謁先聖校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葢甞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衮自託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士志于殖學埶文不骫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跂跂振躍操觚挐牘咀英藴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惟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然亹亹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

為務為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為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人于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言論于須史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葢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夫曾子固頡頏至于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頻于危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于數四竟未

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
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即與議往司講黎
生季芳飭禮幣以束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于别幅俾
不肖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至如贄者
亦時時遣跡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
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惟此邦盛事使楚越列郡
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擊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
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衮者實昉于先生豈不偉歟或者

有謂先生作止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于慺慺之誠乃輕于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誘則摯竊謂先生不必然矣葢見義勇為樂與人為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澂聞學者非以求知于人也欲其德業有于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于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于心為實德行之于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于已而不敢求用于時也居方册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

友而于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閤下分正江右側聞閤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于衆醉暈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徵居山中持喪而閤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閤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閤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閤下之目疎賤姓

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由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况于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

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閣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為也愬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于奔競急于進取媚竈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斡其機丕變其俗若俾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愬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

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澂雖不肖願自附于前脩成之者在閣下澂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末由庭參敢冀為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澂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晩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于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于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于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于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

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益十年于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于洞庭之野觴白雲于崑山瑶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益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為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存于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三五之機始露温洛闡祕而皇極之端始闡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于人心而流行于

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濟濛不必為古後乎漢唐不必為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𢾡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為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誑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盍

自孔孟之殁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耶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扃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于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致時君于唐虞還民風于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邪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學立志于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為狂為怪為妄而且以為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眞無用其邪正道不明士習誑僻以至于斯可謂歎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于平昔者皆三才之實

學發揮于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泆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盎胸中之素緼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于義而不苟伸于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昊逝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為辭十萬而

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于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蕺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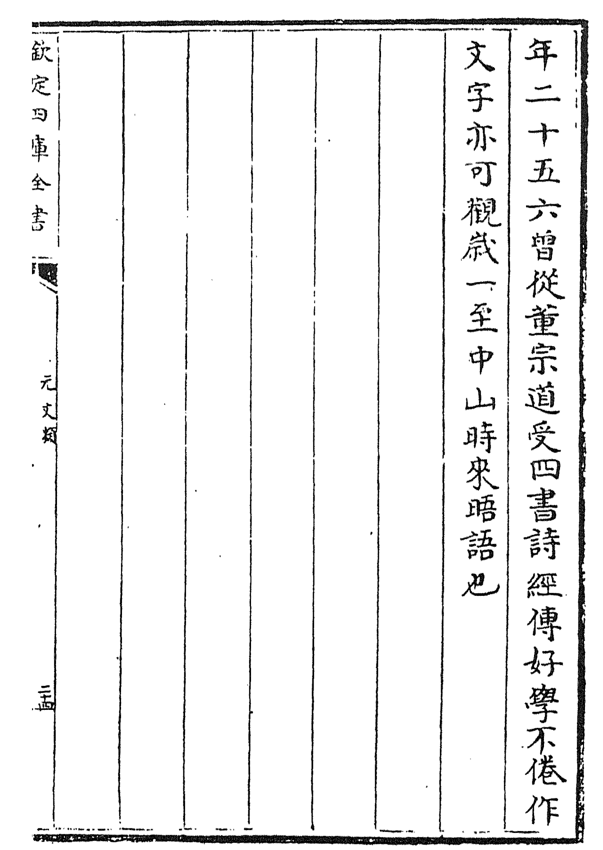
與烏叔備書　　安　熙

熙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渴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為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

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視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為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祉以慰友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藁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墮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于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効但覺悔尤山積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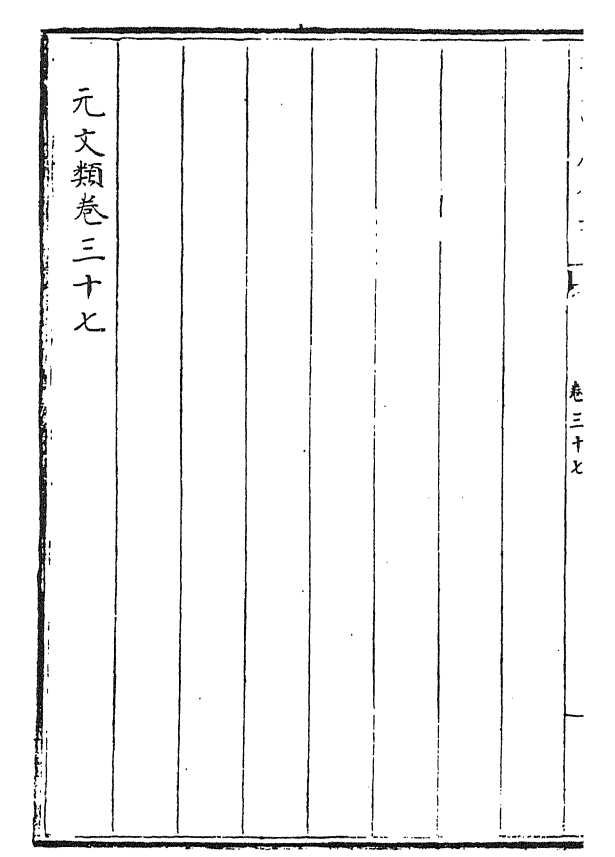
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别紙録呈幸
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脱
藳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関然
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
録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
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
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末終始依倣
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

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覩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于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



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經傳好學不倦作

文字亦可觀嵗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元文類卷三十七